

王蒙

王蒙

王蒙
四味书屋



蠢

话

主 编

王安
程克夷

愚人节的精品

难得糊涂的大家

见愚见智

任你评说



王 蒙

王蒙
春蠹
话

王蒙
四味书屋



蠹 话

主 编 王 安
程克夷

漓 江 出 版 社

王蒙蠹话

王安 程克夷 主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93,000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ISBN 7—5407—2303—3/I·1402

定价: 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序

王 安

我们应漓江出版社之约，编选了《王蒙智语》。但对这一书名王蒙本人颇有微词，于是就改成现在这个名字。

在风格竞呈流派众多的中国当代文坛，王蒙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高产作家。他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新时期以来的不同时期大放异彩尽领风骚，一次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

是作家又是学者。他对文学、艺术、美学、哲学、历史、宗教、语言，以及逻辑学、符号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如数学等都有广泛的兴趣。万物有同理，广泛的学习和吸收使他在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上更加成熟老练。他恢宏的著述是一个诚实的灵魂与社会、与历史、与未来、与自然、与人类、与宇宙的对话和交流，是一部心灵的历史。多元互补，建设积累，价值判断不能只有一个标准是他在思想文化建设上最有魅力（也最招来非议）的思想，这个

思想使不同见解、不同价值体系之间有可能搭起一座相通的桥梁。

是作家学者又是一位历经坎坷的跋涉者。他以为上帝创造出来的世界绝不是完美无缺的，因为它十分博大，这不是上帝之病，而是上帝之大。他有一个信条——凡是把复杂的事物说成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者概不可信。他对古今中外五花八门的学问无不兴趣并获益良多，但他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古人、不唯洋人、不媚俗也不媚“伟”，他一切分析判断的首要参照系是他的人生经验（包括政治经验和感情经验），所以他对新时期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许多新问题、新痛苦宁愿持一种清醒的历史主义的态度。

王蒙是公认的幽默和语言大师。幽默不仅是智力上的优越感，更是一种平易近人的心态和人情味儿。在语言上王蒙不尚雕琢，追求一种无拘无束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天成，自然天成又随心所欲就形成了王蒙特有的语势——节奏急、浓度大。读王蒙的语言使你感觉王蒙的身体很好。

《王蒙蠢话》把所选条目分为文学面面观、笔走龙蛇、文艺心理、文心相通、幽默与语言、读书心得、文化谈片、人生感悟和经验与常识等九部分，旨在较为全面地展示王蒙在精神的世界里多年来不懈的耕耘和追求，以及由此所表现出来的高超的语言技巧和特色。

王蒙六百余万言的著述浩如烟海，参加编选工作的同志分工协作，认真阅读，反复筛选，拾萃撷英，终于用半年时间编成了这个集子，若能对读者和研究者有所帮助，那将是我们的莫大欣慰。

1998年6月1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王安
文学面面观	(1)
笔走龙蛇	(29)
文艺心理	(59)
文心相通	(87)
幽默与语言	(105)
读书心得	(131)
文化谈片	(165)
人生感悟	(193)
经验与常识	(227)
后记	(257)

文学面面观

写实的作品中,穿插环绕装点一些神话的、魔幻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使写实的作品增添了一些幻化的生动、神秘、奇异,使写实的作品也生出想象的翅膀,生出浪漫的彩色。这就比一味写实,除了实还是实的作品更文学了。

《红楼启示录》

厚重中显出轻灵,执著中显出超脱,命运的铁的法则之中显出恍兮惚兮的朦胧,痛苦而又无常的人生之外似乎还有别的一个理解一切俯瞰一切而又对一切无能为力的太虚幻境……这是真小说家的境界,这是人生真味的体验,这是有为与无为、有所希冀与无可奈何的理念与灵感的融会贯通。

《红楼启示录》

小说毕竟只是小说,至少首先是小说,虽然不如起诉书和辩护词那样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却因为失去了这种针对性而获得了更普遍更长远的意义,写小说就要把小说当小说写,而不是当檄文当救世秘方当批判书写……

《红楼启示录》

“陌生化”云云,在这一类问题上,创作永远比评论更高更富有原生性。

《红楼启示录》

……如果硬撑什么评论的“主体性”,甚至搞什么“拒绝阅读”,那样的评论也就变成了一种自大狂自闭症的“自说自话”了。

《红楼启示录》

评论也有评论的优势,有创作和创作家所无法取代乃至无法攀比的成就。好的评论是一种独特的阐释,这种阐释不但远远超过了一般读者对于一些作品的领会受用而且大大超越了作家已有的自觉。

《红楼启示录》

越是杰出的作品越含有一种深入本体的价值,一种无所不包的雄浑,一种触类旁通的广博,一种非常自由的变过来变过去的灵通。所以,越是杰出的作品越容易与其他的(包括国外的与未来的)作品相比较。

《红楼启示录》

作者写好了一个细胞,人们得到的启示却是关于整体的思考,这种对于“细胞”的忠实而深刻的描写价值,往往超过有为之的借喻、影射、微言大义。后者易于流为图解、简单化、意念化。前者提供的却是分析的无尽的可能性。

《红楼启示录》

饱含深意、有为之的言语与随意拈来、似有深意的言语相较,当然是后者更富有魅力。如果说是禅,无意无禅之禅,要比有意有禅之禅更高明。

《红楼启示录》

写小说的人都有这个经验,有的越是拘泥于原型事实越显得假呢!可见小说的真假不能以有无事实根据做判断标准。

《红楼启示录》

……艺术真实的概念就更难于论证，艺术魅力，往往是比艺术真实更强固的概念。许多需要十分吃力才说得清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说不清其真实性的艺术品（如神话、写意画、建筑、音乐、舞蹈、戏曲表演、许多类型的诗歌等），不是仍然被古今中外、世世代代的人们所热爱，所接受的吗？

《钗黛合一新论》

那么，有没有评价文学人物的另外的角度呢？应该是有的，我想。例如，不完全把文学人物看成客观的活人，而是清醒地意识到它们是作家心灵的产物，是作家的思想情感的载体，是作家共有、又是每一个个别作家独有，而且能在或多或少的读者中得到或准确或变形的破译与共振的语码。

《钗黛合一新论》

即使我们的论者掌握了可靠的“海内孤本”“独得之秘”以至能相当详尽准确地复述作家的写作状况，这些材料与论断的传说学史学意义仍然会大于它们的文学意义。

《一篇〈锦瑟〉解人难》

真正的艺术（有时还包括学术）是具备一种“免疫力”的，它带来忧愁也带来慰安与超脱，它带来热烈也带来清明与矜持，它带来冷峻也带来宽解与慈和，它带来牢骚也带来微笑，带来悲苦也带来信念，带来热闹也带来孤独，带来柔弱也带来坚韧，带来误解、歪曲、诽谤也带来永远的关注与共鸣，有诗应去病，得韵自怡神！

《雨在义山》

诗是真情的流露,这是绝对无可怀疑的。但这种流露毕竟不是擦一下眼角、叹一口气,里面包含着许多形式,许多技巧,许多语言试验,造句试验,许多推敲锤炼。近几年的新诗,其实也是很致力于这样做的,如舒婷、傅天琳的诗。至于一首耐咀嚼的诗,如《锦瑟》,甚至能产生一种驱动力,使读者继续为之伤脑筋动感情动文字不已。这简直是一种物理学上不可能的荒谬的永动机。

《锦瑟的野狐禅》

……“文学是人学”在文学对人的关注、在文学表达人的思想、情感、内心世界和经验方面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说法,而且这种说法与目前还没有过时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思潮相呼应。但是,我也常常对这个定义感到不满意,可能我这个想法太可笑,从经验的角度来讨论“文学是人学”这个问题。我觉得体育更是人学,体育体现人的健康、素质、灵敏、反应,这是绝对的人学,而心理学作为人学来说要比文学“学”得多,你看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你的脑子里可能会被搞得四分五裂,片断和各种互相冲突的记忆使你不知道对人有多少认识,而你要认真读完一本心理学著作,总会有相当的收获。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于政治学也是人学,它研究人们如何利用自己的集团、阶级,维护自己的利益,相互之间进行斗争,力量的消长,以至于人对人的支配,社会组合,秩序等等。我总觉得“文学是人学”这个定义也不完全。

《文学这个魔方》

各种对文学的议论,包括我们俩(指王蒙与王干——编者)的对话仍然是一种“摸象”,只是摸到一部分,但试图全面、什么都承认时往往又失之空泛,最后什么也没有告诉别人。

《文学这个魔方》

对用非常含蓄的形象的写作方式来说,议论常常起消极的破坏的作用。

《文学这个魔方》

现实不仅仅是社会生活、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现实里也包含着个人的精神世界。人和人之间不仅是社会关系也还有其他关系,男女的关系、性的关系、代的关系,还有许多属于人的精神世界范围的东西,既和现实分不开,本身也构成现实的一部分。

《说不尽的现实主义》

讲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巨大才华表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批判上,我想,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仅仅是批判现实主义也是整个文学的弱点,如果我们能把它叫弱点的话。因为文学不是一种政治纲领更不是一种操作规程,我们不能想象仅靠文学使全体人民认清方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文学是迷人的是伟大的,但文学本身就有先天的弱点——也许正因为如此是可以原谅的弱点。它缺少实践性,它也缺少肯定性。从实践和肯定性的标准来衡量,一部《百年孤独》远不如一部《时装剪裁一百例》更好。正像公鸡要丑小鸭打鸣,老猫要丑小鸭捉老鼠一样,丑小鸭因为完不成这样的任务而只能感到惭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家基本上是满怀崇高理想和激情的清谈家而不是实行家。包括那些写社会问题写得洋洋洒洒乃至气壮山河的人,未必真能够在实际上解决什么社会问题——连他自己的问题也常常解决不好。

《说不尽的现实主义》

我觉得对于许多真正的作家来说,一种主义并不够用,他不

会用某种创作的规则和守则来束缚自己。一个杰出的作家，一部杰出的作品，永远比一种主义、一种理论表述更丰富。他和它永远不会理会某种文学主张的不可侵犯不可调和不可逾越的性质。“超主张”性，是作家成就的一个标帜。

《说不尽的现实主义》

把中国的文学和世界的文学相比较……语言上的隔膜太大。但中国文学的优势也恰恰在语言上，几千年形成的汉字、汉文学历史有绝妙的东西。由于中国语言汉藏语系非常特殊，既不属于印欧语系的那种结构语言，也不属阿尔泰语系的那种后缀语言。中国语言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精确，特别是动词有时没有态，没有人称的变化，名词不加以说明的时候没有单数和复数的区别，没有主宾和从属的这样的特殊格，有人认为这造成中国科学的不发达和逻辑的不发达。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讲，但在文学里却造成一些绝妙的东西。有些恰恰是西方现代文学先锋派所追求的，比如时间也消解，空间也消解，主动被动也消解，一个动词究竟是它主动，还是别人强迫的。……

《何必“走”向世界》

在某种意义上，所有作品都有自己刻骨铭心的经验，所以都是“自传”。

《〈活动变人形〉与长篇小说》

……我觉得短篇靠的是三样东西：第一是机智。短篇本身是机智的产物，没有机智，从那么丰富的生活和经验里不可能撷取一个点。第二靠的是诗情。上次我和你说过的，就是把短篇小说和诗放在一起。第三靠的是技巧，剪裁的技巧。在短篇里，技巧的

作用特别大,而且短篇特别适合艺术的探索。长篇最主要靠的是经验,也就是说生活。《红岩》、《林海雪原》的作者都写了成功的长篇,但他们未必就能写好短篇,与其说他们是文学的匠人,不如说他们是独特生活的记录者。

《〈活动变人形〉与长篇小说》

……艺术的实验、探索在短篇里很容易一下子呈现出琳琅满目的风光、景观,短篇就好比手绢或者头巾,确实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可以是三角形的、圆形的、方的,可以是绸子的,还有鹿皮的、树皮的。

……

而长篇就好比套服,套服的花样也很多,但不管怎么变,上身下身总有,最多上下身连在一起,上身总要有袖子,不管是蝙蝠衫还是其他衫,两只胳膊总要放在里面,夏季无袖衫也是一种袖子。

……

《〈活动变人形〉与长篇小说》

……隔离还不仅是一种结构,有时是一种情感现象,有时是审美现象,一个人的情绪都集中在一点上的时候倒没把它表示出来,相反的中间插一个什么东西好像和它风马牛不相及,反而倒更能表现出这种情绪。

《王蒙小说的悖反现象》

人们说我写的小说像散文,便以为我会写散文。

其实,我没写过一篇散文。于是我迁怒,意欲反唇相讥,就说:“你们写的散文太像小说。”

就是说,有些散文还没有那么放得开。

放得开的应该是最容易的,没有那么多形式上与文体上的限制约束。

最容易的东西都是最难的,因为在最容易的事物里技术是不占重要地位的,便没有做假做状的余地。你的人格、经验、思考,要接受的是最直接切近的考验。

《南海三章》

散文就是渴望自由。自由的表达,自由的形式,自由的来来去去。

《忘却的魅力》

提到不争论云云,老子的学说很有片面的深刻性与启发性。从反对人的盲目自大、盲目膨胀、庸人自扰、轻举妄动、自找麻烦、自找苦吃的意义上来理解,老子的学说实在精妙绝伦。他推崇“不争之德”“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他提出“希言自然”等,我们不妨理解为不必自以为是地不恰当地以喋喋不休的言语去干扰事物按照客观规律发展——说不定从中可以悟出要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道理来。老子还发现“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至高至妙的道理。我们不妨认为,老子的主张是韬光养晦,不做出头椽子,“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老子的主张也是高姿态,是对于自己的充分自信。耽于争论往往是缺乏自信的结果。例如文坛上一些动辄要争一争的人,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二三流作家、江郎才尽的过气作家而已,即使争到了一些蝇头小利,暴露出来的却是自己的极端鄙俗,极端心虚。而一个真正胸有成竹的作家,才不屑于争那些个低级趣味的。以争不争,更显示了他的高尚与宽宏。对于不争的人,你能胜过他吗?你至多吹

嘘一番为自己壮壮胆罢了。你至多讹讹搅搅充当一两次搅屎棍罢了,不是只能越发显出你自身的高攀疲累要死要活还是够不着么?这也是阿拉伯国家的谚语“狗在叫,骆驼队照旧前进”的含义所在;阿拉伯的智者也不主张骆驼队应该与狗争论。老子又说:“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我不认为这是老子主张大家都应该躺倒睡大觉,同样,他主张的是更实在地发展自己充实自己尊重客观规律不做逆客观规律而动的事情。

《不争论的智慧》

现在讲,心理学、社会学、哲学都是文学的参照系。我觉得,文学最大的参照系是非文学,就是那些不靠文学吃饭、不以文学为业的人一天到晚在想什么、在干什么,他们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或者再扩大点,文学的参照系就是世界。因为,我想一切新的观念、新的范畴、新的名词、新的学派也好,凡是能在一个地方流行起来的,都有它的生活依据,即使是错误的东西也是一样,也有它的生活依据。只有把一种观念、思想、手法、名词与活生生的生活联系,才有生命力。

《小说家言》

文学在社会生活中不可能占主要位置,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占主要位置的必然是生产活动、经济活动,教育的覆盖面也比文学大得多。……我们不能随便谴责别人没有文化没有人文精神,只有抱着本诗集才算有人文精神,这是自己糊弄自己。

《我百分之九十的精力仍是写小说》

小说可以搞得非常严肃,甚至寓含着救国救民的大道理。按